

为什么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今年1月,ISIS成员在叙利亚特拉比亚街头招摇过市

● 动态

马利基坚决不交权

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西斯塔尼20日向当局施压,呼吁组建一个有能力团结全体国民的新政府。但知情人士称,除非盟国伊朗出面,否则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不会轻易交权。

20日,西斯塔尼在卡尔巴拉对信徒布道,他认为现任总理马利基需要彻底改变其执政方针,或者辞职下台让能者居之。

虽然西斯塔尼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马利基,但其发言人艾哈迈德·萨非表示,是时候让一个不同的政府来领导伊拉克了。

“说服马利基下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会静悄悄地离开。”伊拉克副总理萨利赫·穆特拉克是一名逊尼派人士,他曾多次尝试组建议会同盟反对马利基,但均无果而终。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马利基的政治对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无法团结在同一位“替代者”周围,而伊朗似乎并不打算放弃充当马利基的坚强后盾,也阻碍伊拉克“改朝换代”。 据《中国日报》

伊朗:美国救援不给力

伊朗政府高级官员20日批评美国政府就帮助伊拉克政府抵御逊尼派极端武装进攻意志不坚定、讨价还价。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19日就伊拉克危机发表讲话,宣布将派遣300名军事顾问进入伊拉克,但是排除美军大规模重返伊拉克的可能。而且,就伊拉克政府提出的空袭支援请求,奥巴马也模棱两可,说等等看。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安20日批评奥巴马的言论,说:“拖延打击恐怖主义并且讲条件,只能进一步让人怀疑美国对伊拉克的意图。奥巴马的讲话显示,就与伊拉克及这一地区存在的恐怖主义作斗争而言,白宫方面缺乏认真意愿。”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伊朗特工进伊拉克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说,美方情报显示,伊朗“至少有一些特工已经在伊拉克”,但拒绝透露这些人员活动的更多细节。

“伊拉克有一些伊朗革命卫队特工,但我认为这不属于地面部队或者大型军事团队,”柯比说,“他们干预伊拉克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我想应该由伊朗方面来自行解释他们的活动。”

法新社报道,柯比所称伊朗特工显然指的是伊朗从事海外行动的精锐部队“圣城军”人员。伊拉克战争2003年爆发后,美国多次指责伊朗动用“圣城军”支持伊拉克什叶派武装,联手对抗美军。不过,这对宿敌眼下因极端武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威胁而找到了“共同利益”。

徐超(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地理名称中的历史

在当代学者伯纳德·刘易斯的著作中,黎凡特(Levant)指地中海东岸。如果再加上伊拉克,历史上这一带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地带”。

“伊拉克(Iraq)”在中古阿拉伯语中是一个省区的名称。该词源于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意为海岸、低地;另一种说法解释为血管,指两河流域密密麻麻的水系。古希腊和罗马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巴格达”同样来自波斯语,意思是“上帝交托”。“波斯湾”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而阿拉伯人称之为“阿拉伯湾”。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伊拉克”最早指今伊拉克共和国中部及南部,但并无明确界限。

“叙利亚(Syria)”这一名称通常广泛地指托鲁斯山脉以南、西奈半岛以北、阿拉伯沙漠以西、地中海以东之间的地区,地理上覆盖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等地。作为希腊名词,它曾长期在罗马官方用语中使用,直至7世纪后,在阿拉伯世界被称为“闪姆(Sham)”。“闪姆”可以解释为“北边”——以阿拉伯半岛为基准,外迁人口到叙利亚地区是向北。1865年,它作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区划的省区名称再次出现,一战后,作为法国的托管地,叙利亚正式成为国家的名称。

无视《赛克斯-皮科协定》

美国的评论家们正在罗列《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诸多缺陷,正是这个协定决定了今天中东国家的政治秩序。这份1916年签订的协定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划分为英国势力范围和法国势力范围,并奠定了该地区现代国家的边境基础。

摩苏尔失陷后,ISIS宣布“《赛克斯-皮科协定》正式失效”。ISIS

最近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似乎预示着中东的国界线将发生根本转变。

ISIS声称要把伊拉克和黎凡特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地区联合起来,完全无视欧洲殖民体系下这是两个完全分开的地区的事实。一战刚刚结束后,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曾聚集在一起,希望保持整个黎凡特的独立,费萨尔于上世纪初在大马士革短暂建立了阿拉伯王国,但他宣布的王国领土从土耳其托鲁斯山脉向南延伸至埃及西奈半岛,并不向东囊括伊拉克。

伊叙合并从未成功

将叙利亚和伊拉克合并的计划从来没有好的结果。

1942年,伊拉克首相赛义德向英国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建立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在内的“大叙利亚”国家联盟,再和伊拉克组建联合国家“阿拉伯联盟”,其他阿拉伯国家自行决定是否加入。不过,英帝国给阿拉伯民族留下的最后一次版图划定却是1947年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建国。

1958年,约旦和伊拉克曾组成联邦,统治者哈希姆家族表现了对合并叙利亚的兴趣。叙利亚领导人不甘心被吞并,于是在伊拉克爆发的革命中站在伊拉克人一边,指责哈希姆家族为英国傀儡。

随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掌权者都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这似乎为两国统一提供了理由,但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很快让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产生了敌意。

ISIS如今在伊拉克和逊尼派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结盟,而在叙利亚却反对阿拉维派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政权。与此前形形色色的统一论相比,ISIS的主张并没有任何的优越性,相反,今天让叙利亚和伊拉克联系得最紧密的可能就是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了。在过去

的10年中,为了躲避战乱,很多难民越过国境线跑到对方的国家。

ISIS促成新“合纵连横”

ISIS的崛起也反映了中东种族冲突和教派冲突的复杂性。该组织的宗教极端分子和最激进的逊尼派联盟,在叙利亚反对巴沙尔政府,在伊拉克摩苏尔,他们导致近百万居民出逃。叙利亚和伊拉克都宣布ISIS的武装分子是外国入侵者,伊拉克的什叶派现在甚至可能邀请世仇伊朗的军队入境帮忙。

事实上,ISIS促使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和伊朗人达成史无前例的一致——必须击败极端组织。当ISIS在摩苏尔绑架49名土耳其人作为人质后,土耳其媒体提醒民众,他们总理的善心并不能帮助该组织弃恶扬善。土耳其南部边境地区局势一直不稳,土耳其政府希望能与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和平相处,保持国家领土完整。

ISIS的崛起也加强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力量,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由斗士”已经取得了基尔库克的控制权,但和萨达姆统治时期不同,他们并不想和现在的伊拉克中央政府发生内战,巴格达至少暂时和库尔德地区政府保持合作关系,但当地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伊拉克库尔德人进行独立公投的最佳机会。

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胜利,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胜利。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三国,十多年来,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政府并没有试图“解放”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而是与土耳其合作,努力保持地区稳定。

库尔德地区政府即将迎来挑战,如果库尔德人希望牢牢掌控基尔库克,他们就必须证明自己能够给那里的所有居民而不仅仅是库尔德人提供安全保障。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佟文立



中东地区从来都不乏新闻热点,这次轮到了伊拉克。新闻热点的“主角”是恐怖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ad-Dawlat al-Islamiyya fil-Iraq wash-Sham”。转写成英语即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s(ISIS),意为“伊拉克和闪姆伊斯兰国”,不过在英语的强势下,却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名称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



图中深色阴影处就是所谓黎凡特地区